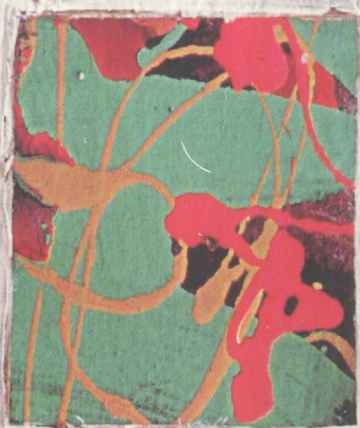


许德民 主编

Fudan shipai shiren shiji
复旦诗派诗人诗集

傅亮

逝
者
如
斯



復旦大學出版社

逝者如斯

复旦诗派诗人诗集

傅亮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诗派诗人诗集/许德民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309-04742-7

I. 复… II. 许…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297 号

复旦诗派诗人诗集(逝者如斯·傅亮)

许德民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封面图画/插图 许德民

封面设计 许德宝

版式设计 方向传播

边款书法 郭伟敏

张正昂

许德民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苏荣刚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电脑排版 上海方向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19.75

字数 1916 千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一版 200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4742-7/I · 338

定价 180.00 元(全 12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诗派诗歌系列编委会

主 编：许德民

副主编：孙晓刚 周正宽 傅 亮

杜立德 刘 原

编 委：杨宇东 裴 高 沈林森

张海宁 李彬勇 周伟林

张正昂 郭伟敏 朱国宏

陈先发 施茂盛 韩国强

韩 博 郇晓琴

目 录

城市不朽

殉道者梦寻	001
非份之梦	012
隐 痛	018
上海，最后的真情实感	022
素朴美，感伤美	029
嚎叫与独白	044
疯狂总动员	052
城市万岁	062
蜕变荒诞不经	077
欲望匆忙	085
接近进行时	092

倾听圣词

哦，信仰	101
亚细亚的飘飏	104
最后一次悲壮	107
公开的预谋	113
阴谋与理想	118
观景白话	122
靠近心灵	123
倾听圣词	128
东方夜谭	139
激扬之海，梦寻之海	153

世纪末情诗

世纪末情诗	163
那么一种微笑	175
雪国天使	183

殉道者梦寻 《城市不朽》第1号

庄严梦魇

夜夜寻你，
夜夜在一百万一千万个情意绵绵的梦境中寻你，
夜夜在你一百万一千万次的催促中醉入你袅袅的余音，
哦，我的宝贝，我的城市，
我无法静默，无法安睡，无法抑制前仆后继的冲动，
哦，我的城市，我的宝贝，
祈祷是我唯一能为你而作的奉献。

做一个好梦吧。做一个好梦吧。
星云如是说，海风如是说，我附和着一千万城市的灵光星象如是说，
饮一杯追梦甜酒，圆一次爱情漫步，
穿越楼崖倦意苍茫地归来，
安睡了，我的宝贝，你已劳于造梦，
且灯光柔和地做一个好梦，花香幽怨地做一个好梦，
拂动你轻妙纱幔的，
唯有宁静，唯有辽远。

城市各有各的梦境，人们各有各的梦魇。
鸟群随百年钟声飞散，独留空朦，教你静静体会各色呢喃。
哦，城市，你睡去罢，
且让江上的汽笛展示你的安详，且让我寻梦。

梦便来了，月光是它迷布于市街的幌子。
朦朧中，我看见乡村来的汉子，做完了一天的交易，把折叠的纸币
卷进油腻的大红棉被，在梦里飞扬悠闲的鼾声。
他们挑来一担掉渣的土，在冒险中开辟素昧平生的自留地，

然后用血汗泡涨了钱袋，回乡去迎娶体面的新娘。
夜风凉，凉不过他们肿臭的脚趾，
在这陌生的金矿，拥有梦就可以在所不惜。
而我的祖父，斜躺于四平方米的祖传阁楼，倾吐酒气，
梦想死去的老伴依旧将热腾腾的老酒叮咚斟满。
他曾拥有过兴旺的岁月，热闹而权威，追忆起来满心好梦。
这就是南方的多梦城市，酒瓶在油烟中破碎，
恰似李斯特指间那忧郁的情调。
二十岁的青年，刚刚与父母进行了一场不可避免的争辩，此刻正
梦见自己满脸长须，挥锄于天地五谷之间，
神伤之中，动听的小提琴弦之切切，丝丝钻心，
哦，那是水中的少女正摇篮于死寂的闺房，以琴托梦，
梦见心仪的情郎带她去看假想的河流。
荡漾罢，荡漾罢，如泣如诉的幌子，
只是荡漾得缓慢些，周到些，
好让这闷郁的梦境欢渡良宵……

但是，阳光终究要赶走了仅存的梦境！
他们从梦中醒来，
永远斑驳的老墙瓦片的海洋历历在目。
他们不禁对昨夜的梦境恨之入骨。
有人瘫在床上怀念，有人于窗前久久怅惘，
有人开始酗酒，吆喝，发脾气，
打老婆，而那些莫名其妙挨了打的，尖声地喊叫，
发泄着同样的不快。

带着眷恋和失落的复杂情感，更多人无奈地走向车站，
等候着迟迟不来的电车，
眼看着等车的人越来越多……

终于，他们上路了，拼命挤上别无选择的人生街车，
怀着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对欲望
的永不满足，他们各往其所，在永不变动的所在思变，
想得真切，想得发了疯。
南方的多梦城市，催使他们多情多虑多思，
于是夜夜做梦，做得美满，做得遗憾，
做得温存，做得暴躁，而且渐渐淡漠了，
尖刻了，辛酸了，自私了，
对无法摆脱的欲望和存在。
呵，城市，你教我夜夜追寻夜夜沉醉的一百万
一千万个情意绵绵余音袅袅的梦境哟，
竟并不如我所期待的那么甘甜、那么纯净、那么完美！

但是，还是让我们做梦吧！
夜的城市，梦境绵绵不绝。
既然永不满足，我们就做梦。既然做梦，我们就做好梦吧！
现在的世界也曾是祖先的梦境，我们的梦与他们一脉相承。
做个好梦吧，既然无所作为，不如为后代多留下些美好的梦境。
做个好梦吧，尽管醒来依旧痛苦，不如让梦中的半生暂且享乐。
做个好梦吧，且在梦中大显身手，保持聪明善良的天性。
不停地做梦吧，做吧，拉好窗帘，息息相通地做，
去完成前辈未完成的梦，去开始子孙尚未开始的梦，
然后寻梦，寻梦的共鸣，寻梦的出路，
寻一种使梦不再是梦的方式吧，
因为我们还要生活，
是的，我们还要殉道于不再做梦的子孙！

1986. 6

欲望号街车

好啊你们都上来了你们都想去遥远的地方寻找欲望吗
别光点点头你就说吧把想说的都说出来吧
你是去寻找欲望的吗
你是去寻找欲望的吗
去寻找酒寻找自由寻找康乐球寻找
立体的
舞曲
立体的
爱情
你是去寻找蓝湖寻找青春寻找温情的吗
哪怕仅仅去寻找一个可以自自在在抽烟的地方
你们为什么都脸红了
你们为什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总要期待某一个人领头先开口呢
想得到的又不敢表白
想表白的又没有勇气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争着涌上我的这辆欲望号街车呢
我问你们到底想去哪儿想去寻找什么欲望
你们为什么都红着脸不开口呢
为什么当我期待你的回答时你一阵惊慌
好像自己的内心是邪恶之所在呢

沉默

沉默

车上的沉默不语的人们和车外的阴沉沉的楼房

大概是一种同样的性格

任凭风吹日晒

任凭岁月侵蚀

只要没有一个成功的典范

没有谁敢越出半步

尽管远方或不远处有蔚蓝的大海的蔚蓝的呼唤

那么停车吧

把这些家伙统统赶下车去！

因为欲望

幸福的人之欲望决不属于任何一个懦夫！

1984. 4

我歌唱父亲们

非但我要用最华丽最优美的诗句歌唱我的父亲
我还要用最优美最华丽的诗句歌唱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们

我歌唱他们
他们和我们一样曾经也是一个个调皮或文雅的男孩
在十岁的年龄上
他们曾天真地追问过他们的父亲是怎样与母亲创造了自己
他们逐渐长大了
他们开始对女孩子的胸脯和脸蛋感兴趣并且为得到这些绞尽脑汁
当他们能够赚钱养活自己的父亲和自己时
凭着宽阔的胸膛壮实的手臂和一股傻呼呼的热情
他们使那些美丽娇艳活泼的姑娘们变成了他们的妻子
在一个个多情而温柔的夏之夜晚他们大胆地拉起窗帘
与温情脉脉的柔顺的妻子们在一起酝酿崭新的生命
那就是我们这些小子啊
从此他们就成为父亲开始留起络腮胡子开始节约飞马牌
开始懂得讨妻子的欢喜并且耐心地细声细气地哄我们
有时候他们也会伸出粗大的巴掌打我们的屁股
当我们学会走路了
我们的父亲就开始带我们上街去看马戏去吃冰激凌去坐飞船
他们笑着看我们聚会打闹又说又笑又蹦又跳
他们笑着看我们在每天早晨亲手烧煮的稀饭里一点点长高
他们笑着让我们涨红着脸去背回五十斤的大米袋
他们笑着为我们买一件又一件越来越大号的球衣
我们会帮着他们冲动地去揍一个坏小子去大喊大叫
我们的父亲们

省下了一口又一口的米酒和一圈又一圈的香烟
他们总是跟在母亲们的后面一唱一和地心疼地骂我们
我们暗地叫他们“气管炎”
他们只报之一笑
然后我们都出门去赚钱并敢用拳头跟他们较量较量
他们都开始内向起来老是一声不吭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
他们一个劲地往我们的碗里添肉双眼却愣望着沸腾的锅子
他们喜欢一个劲地往所有的道路上怅望
他们催着要看我们自己找的女朋友的照片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把他们的结婚照挂了又挂擦了又擦
他们总是在母亲们的埋怨声中嘿嘿地笑着
他们开始天天喝酒
然后他们白了胡须白了头发光了头顶弯了
脊背慢了步子多了罗里罗嗦的话语
我们很少再回家了
有时他们却常常来看我们的新房
他们开始孤独起来
有的病了有的死了老伴有的一天到晚回想几十年前的美梦
他们总是一个人无声地咽着米饭
他们总是关上门来把暗藏的存款数呀数呀等着孙子的出世
屋子越来越暗淡
在一个个绚丽的黄昏他们宁静地死去
死得太寂寞太孤独有太多的泪水爬满道道皱纹
死得有太多的幸福太多的宽慰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担忧

这时
儿子们往往不在他们垂死的枕边
仿佛知道他们的父亲总是会死了
就这样
当我们在电影院在机床边在长街短巷信步
在灯影里与新结识的女朋友接吻
他们宁静地死了
死得一点也不悲壮
口中念念有词或无言或欲言又止
作为我们的父亲
在盼望和操劳在担心和惦念到最后一口气断了以后
他们死出了一个黄昏的绚丽气氛

我们接下去也成为一代父亲们
但我们的死是与他们一样的死么
虽然他们的死足以使我们为他们喊上一千遍万岁万万岁
可接下去万岁万万岁的我们这一代父亲们
也是与他们一样地
迎来一个宁静的不悲壮的结局么

我点上一支烟
毫不顾忌地探出三十层楼的窗口向下望
思考着以后怎样当一个值得歌唱的父亲

1984. 12

我所爱的女人

如水的月光下
气氛很庄严
你庄严地偎紧着我并不宽厚的胸膛
发誓要死在我之前

在我责怨的目光里
一切都像蓝天一样简单
你永远离不开我

夏天所以热烈是因为我和你曾在土褐色的的大地上接吻
在土褐色的的大地上无所顾忌地拥抱
这拥抱是无与伦比的
再豪壮我们的父辈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下拉妻子的手
现在我们的拥抱已使各自的爸爸妈妈担惊受怕
可是
胸膛并不宽阔的刚刚长出胡子的我
就偏在一阵逼人的注视里和前所未尝的恐慌前
大大咧咧地若无其事地走进你的家门
对你的爸爸和你的妈妈从容地笑笑
然后我理所当然地在你受到惊吓的身边坐下
拉起你柔软已冰冷的小手把你拉出女性的第一次胆怯
你哭了
因为我向你宣布今后谁再惹你我就同他拼命
我和和气气地坐在你身边和你一家喝起啤酒
脸涨得通红通红

所以我们爱得深情意真我们阳光般明媚地生活
好像世界上有了我们才有了春天和夏天

我们当然吵翻过脸
可不久以后就会无言地紧紧地拥抱什么话也不用再说
我总在自己的小阁楼上想你的长发
你也在自己的卧室辨别窗外响器的叩击
我们平常常高高兴兴地去看电影去逛公园
我殷情地搬来了我所有的藏书
还买来一套印有浅浅小花纹的棕色茶具
你默默地接了过去
你暗自叹息他们还要在你的小柜子里苦苦等待好几年
是的我们现在只能把星空当作辉煌的天花板
城市再大我们也已经踏遍
你把脸埋进我心窝就像找到了比二十平方米还好的归宿
我知道以后自己就是一个男子汉了
有一个女人这样爱着维系着彼此的休戚彼此的生死
我告诉你我们的财富只有两样
一大柜子书
和一个孩子
你抚摸我那长得迅猛异常的胡茬
轻声地回答了我
对你的月经来潮提出的关切的询问
你发疯一样地吻着我
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比男人强烈得多的女人的爱情
我知道时机已逐渐成熟
我们快结婚了
我将为一个发疯似地吻我的妻子骄傲
而在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
你却梦见了我与另一个女人走了这个梦你从来也忘不了
啊如果你先我而死世界上只剩下我

我却梦见悠悠蓝水河畔只有一棵香樟孤独而立
汇成蓝蓝一片无言的蓝水河付诸东流付诸东流

钟楼敲响
月光如水
我回家时你再一次吻别了我
像城市里许许多多年轻的男人一样
我毫不掩饰地叹了口气
而你却相信了我许下的种种诺言
会平平常常地结婚
会平平常常地成为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
会有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
然后城市为我们的后代所大大地扩展了
没有人会再注意我们
你也会实现心愿要死在我之前
留下这么多值得纪念的东西
你不能忍受独身一人的寂寞和孤单
那么我呢
哦
我是一个男人
就得忍受一切
这是你为我的命运所做的最自然的安排

那么现在让我和你忘掉这些
再去做一次夜色里的长途散步
城市呵

1984. 12

非份之梦 《城市不朽》第2号

梦之一：大火

于是他们决计放火。于是整片古旧的街区
在一个黑压压的深夜遍地火烧起来。

他们醉了？

这古旧的街区住着成千成万的顺民和酒客。

房屋是有些年代了。

这里是顺民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繁衍于斯的风水宝地。

人们全不在乎崛起之新村而鹅卵石与黑瓦檐的情趣则足矣足矣。

不声不响地久居此地，不声不响地劳作、往来、恋爱、
相骂并每年一度粉饰那久已剥落的低低的墙壁直至老死。

昨天，所有的年长的顺民联名拒绝了市政厅关于
改建这一片古旧的街区的设计。

于是他们这些年轻人都醉了，醉于市中心那色调
明快的新建餐厅的匆忙聚会。

不知是出于酒醉后的奇想还是一种反叛的欲念，
他们决计放火。

火是终于烧起来了，且烧焦了顺民的全部的家什。

他们于翌日凌晨疯也似犬奔于那一片突突冒烟哇哇而泣之焦黑的废土，
偶尔，还停步透过层层焦霉之雾障，对不远处的新建筑区怅望数眼，
恍然其业已向此走来。